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四傳質卷上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許溶

春秋四傳質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四傳質二卷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陽人是書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其無駁卒一條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事屢變文亦屢易四傳各成其說而斷以義則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質以事

則左氏有徵而可信也蓋作書大指如此其中有本舊說者如隱公元年闕胡傳元即仁也之說本楊時答胡安國書闕胡傳建子非春之說本熊朋來說是也有據一傳而去取互異者如王正月為大一統從公羊傳而闕其王謂文王之說是也有就四傳互質之者如文公逆婦姜於齊四傳異說舍左氏公羊胡傳而從穀梁有專據胡傳而亦不盡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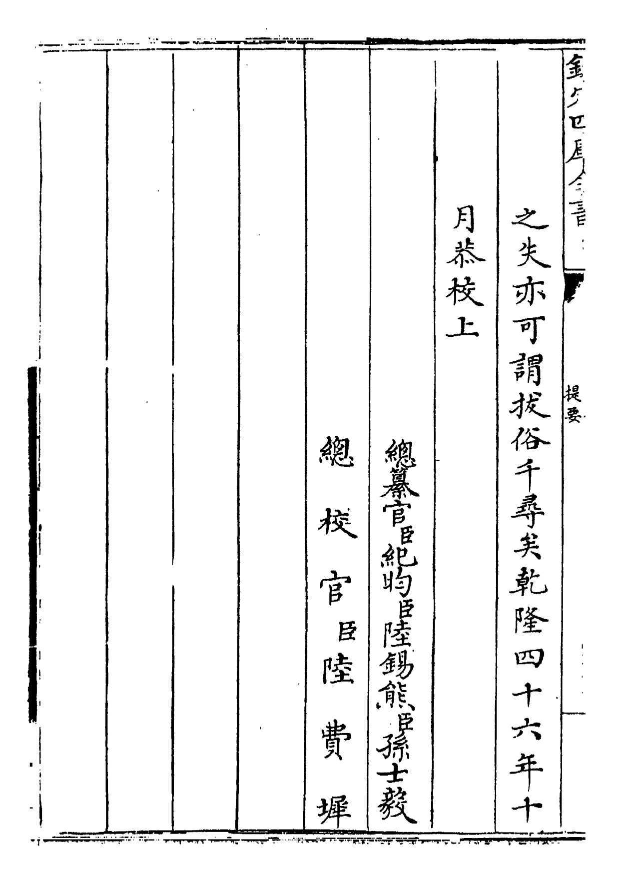
如定公從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於廟之說而闕其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之說是也俱頗有所見不同劉說至於桓公即位公羊以爲如其意也介之誤作胡傳而詆其巧而誣文公四不視朔左氏公羊以爲疾穀梁以爲厭政胡傳從穀梁介之誤作三傳皆以爲疾而胡氏辨其無疾亦未免時有舛誤然明之末造經傳俱荒介之尚能援據古義糾胡安國

之失亦可謂拔俗千尋矣乾隆四十六年十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四傳質卷上

明 王介之 撰

隱公

元年

傳曰經文如化工以天觀聖人之文而盡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非無心也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非必有心也故報和以祥報乖以沴慶以貽

善殃以貽不善謂天有為為之可也日月運行之恒度寒暑交錯之恒數今古相嬗而因其自然謂皆有為為之不可也春秋之文謹内外之防正君臣之義命德討罪以一字為褒貶如天之非無心者也因天以紀時因地以紀國因前王之制因天下之習以紀名如天之非有心者也有心而心著於文以立義學者研心以逆之不得略也非有心而文因其實義所不繫學者平情而順之不得鑿也元年之稱元聖人

何容心焉元一也或謂之一或謂之元實同也文雖異而非有異也且一者與二為偶與千而萬為乘並立而數之之辭也年則前者逝而後者續不可以並立數矣故祖曰始月曰正日曰初皆不可以一稱焉易曰初曰上而不可立一六之名即位之始年曰元年亦如此而已矣胡氏傳云元即仁也是乾資始坤資生之元也然則一年而元二年其猶亨乎該四德以四年其後將如之何抑仁者貫初終於一心者也

一念之仁不足以保後念一事之仁不足以通萬事正心以體仁豈僅嗣服之初為當然哉太甲之悔過遷善成王之懲毖後患復即遠而猶無悔也中材之主初心未之有邪而難乎其繼則立仁之義於年之始端無謂矣舜典之稱元日商訓之稱元祀因乎古因乎人之所習因乎文之所宜此與天之非必有心者同道若欲彫琢自然之質加以外至之名則俗學辭章之巧耳聖言不如是也審矣

春王正月　一

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一以建子為春矣而胡氏傳云建子非春亦明矣何以見其明也以後世寅正所定之四時而明之也夫天固未嘗自明其為四時憲天授時者名之以時而時乃著三統之法千五百三十九年而為一統三之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而為一元天統者據四千六百一十七之始年朔旦冬至立為歷元而以下推者也其時日月之會在子故以子

為首地統者閱千五百三十九年朔旦冬至日月會於丑人統者又閱千五百三十九年朔旦冬至日月會於寅此三正之歷法各殊而二曜五緯之行度亦少異焉以氣應言之天正子最微者也丑亦微也至於寅而始著一日之鯀暗以明一歲之鯀潛以見皆以其微著故曰積三微而成著然則建子之月春氣之微也建寅之月春氣之著也夏正紀其著周正溯其微則周人自以建子為春歲之首時之先者也建

子奚必其非春哉春者蠢也一陽動於地中植物則生氣榮其根動物則暖氣熏其蟄其動蠢蠢然歷二陽三陽而陽氣舒矣故至卯中而春氣畢達以授夏夏者大也卯中以後無蟄不啟無木不榮大而充之至午中而漸向於實以授於秋秋者收也午中以後無特生而有繼長物質漸成至於酉中而漸以登以授於冬冬者終也酉中以後陰氣凝於上物無不老而方生之氣未萌也至於子中而終乃以始以授於

春特當子卯午酉之中為二分二至之候氣雖應而未盛故謂之微周正達其微以察天化夏正紀其著以利民用各有道焉無容據夏正而斷建子之非春矣聖人語顔子以為邦曰行夏之時以所敬授者民之時從人之著而不從天之微盖謂有王者興革命改制而折衷三王以求允也其自言曰吾從周則未得位而遵一王之路也未嘗得位而遽改制焉以夏之時冠周之月名實駁雜而不安於為下不倍之義

聖人其如是乎按泰誓春大會於孟津而曰星在天黿以歷法上推為建子之月二十八日戊午而書言春則周人以建子為春正月確有明徵故朱子言周有正月有正歲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胡氏以理談經而於歷未講故日食傳本穀梁既朔晦日及晝日有虧傷之象之說而不知其非以是見釋經之未易也且即以理論生其世反其道用其實易其名然則名周之玉輅為殷之木輅周之大武為虞之箾韶

其可乎春秋天子之事亦奉文武之法以治當世之諸侯大夫而已豈更易名實以亂昭代之大法哉

春王正月　二

加王於正公羊言大一統者大周之統天下也大魯之遵王而統於周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謂文王受命稱王於殷之末造已改正朔行天子之事其義悖其詞迂矣魯所奉之正朔時王所頒當文王之時未有魯而魯何奉乎文王猶殷之西伯奉殷之丑

正故武王伐紂以建亥之月興師而厯家猶稱殷之十一月商祀未殄之一日武王且不改而况文王其必言王以明一統之大義當東周之世列國僭亂或有不奉正朔者且杞宋修先代之事守自用其丑寅之正故於魯之奉正朔而大言之以明一統之義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亦其一也

春王正月　三

親所志者不以其道拂而正之以成親也順而從之

以全已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而有時急於全已而不遑於正親懼其以忘已故而嫌於利已也則嫡庶長幼廢立之事是已庶之不敢侵嫡幼之不可躐長道也然宗臣可守義以行廷臣可援義以正為嫡長者不得與焉君父之為正為邪不敢知也故伯夷泰伯決去之而不疑隱公從命攝立以待讓於桓猶庶幾焉而穀梁以為成父之惡然則欲公之挾長以據位而可曰拂親之失以成乎善哉夫公庶幾近之而

於道則猶未也長而後反其國則何以知其必反也不能皎然揭日月而決行之公子翬之請有隙焉乘之矣或曰夫公亦猶是中材以下者而何望其遽為伯夷泰伯之高行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即入乎不仁居危疑之地首鼠兩端勢不能俛而就諸臣之位則惟有去之而已不能去而使無餘地以自全舍伯夷泰伯而為申生之死且不得為孝況居位十一載而無疑乎

春王正月 四

嗣子初立於歲首書即位者蓋有告廟臨民之禮焉禮行而史記之不書即位則其未遑修此常禮者爾隱公之不書即位三傳同辭以為攝也攝則告廟者告其攝也詔臣民者詔其攝也因之而告於王室告於友邦皆言攝也攝則無即位之事不可起即位之文若曰內不承國於先君則子野卒於襄没之後昭公不得早有所承昭薨於乾侯而季孫迎宋以立愈無

所受豈但隱哉抑云上不禀命於天子則平王之世綱紀猶未盡亡而文公以後周愈弱諸侯愈擅而又奚禀耶葢隱之不書即位攝也莊之不書不忍於弑父之逆毋而情有不安未敢修常事也閔之不書國亂而子幼禮未備也僖之不書自外而入倉卒援立而未暇也定公戊辰即位之文季孫矜其廢立之權張大其事非時而禮文備舉皆因其實紀其事而順逆得失見矣胡氏舉十二公之不禀不承專以責之

四君者抑何以通其餘乎

鄭伯克段于鄢

克之為文經不再見左傳曰逐之公穀曰殺之段不再見而奔衛者但段之子滑衛人為取廪延使段而奔也則衛將居之於廪延不但滑矣以知二傳之言殺是已克者力勝之辭而有難意穀梁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誠緩追馬段且固守鄢而不下其遽逸乎即使逸馬段已死而滑猶挾衛以內伐段得逸而鄭

能一旦安耶范中行之蹂晉也數十年而不息況段有君母之援哉馴至是而寤生之所以處段者無一焉可也周公不緩管蔡而王室寧唐太宗不緩建成元吉而嗣立定周公之不緩為孺子也故不損其仁唐太宗之不緩以自得天下也而天理斁要未有緩焉而可全恩以遠害者緩之而禍延於不已弗緩而恩斬於一朝故曰寤生之於段至是而無一焉可也夫使寤生欲全恩於段而不害於國則可以全仁難

矣然而無難也王猛之於鼂也魯隱之於軌也晉申生之於奚齊也逃而去之而恩全父志也國者父之國也假之以少加長而將立者母志也國非母之所得制也則孤竹句吳之事寤生不得而學焉而段以怙寵多才而見偪去之非義爭之非仁故曰難也唐太宗之與兄弟勢不相下而高祖在太宗無能自行其意制之無術而迫出於賊恩之計夫寤生則已立乎其位矣姜氏雖未忘情於立段亦賓后之於梁王

馬耳婦人之情當其未懲則妄不可止一小懲之而且以幸免於害為悅故獄辭一燒而竇后加餐姜氏雖悍出隧而融融洩洩則其情之易厭見矣寤生已立乎其位而國之執政祭仲子封皆其同志大臣持讜議以申其罰寤生奉母志以寬其罪段免於誅而姜氏之心亦戢非唐高方在權不操於太宗之比故曰易也夫寤生者豈責其去國以讓段且亦安用為爾哉怨姜氏之惡已厚其毒以戕其弟而快志於母

則胡氏惡養天倫之說允矣寤生無能自捹矣緩追逸賊苟赦過於既僨之餘誠無一而可者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子氏甍　尹氏卒

甚矣讀春秋之難也所憑以知數千載以前非傳無津梁也而傳之靡定非但微言之析以毫釐大義之區分秦越也地必有定所人必有定名時必有定期尤定而不可亂者莫如人而三傳之言仲子也或曰惠公之母或曰惠公之妾言夫人子氏也或曰隱公

之母或曰隱公之妻言尹氏也或曰君氏隱公之母聲子或曰周之世卿信左氏以仲仲子為惠公之妾乃其以君氏為隱公之妻不可信也信公羊以仲仲子為桓公之母乃公羊以子氏為聲子不可信也信穀梁以仲子氏為隱公之妻乃其以仲子為惠公之母不可信也其人異其禮殊其所以生事而沒寧之者道不可得而同雖然要之於終以觀其始則仲子為惠公之妾桓公之母可信也以考仲子之宫知之

子氏為隱公之妻可信也以君在而不書葬知之尹氏為周之世卿可信也以君氏之不成文義知之或曰尹氏者合其族之祖孫而稱之卒者一人耳何以氏志曰尹不一稱而此卒者統言氏猶宿不一君而其卒者統言男或曰不以名訃也春秋之異辭三傳聞者因所傳而弗能損益尹氏宿男之不名舊史逸之亦未可知也

宋公和卒

傳弟殷道也宋修先代之事守故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夫亦用殷之道也乃殷之傳弟也以次相及而終立嫡長初嗣者之子太甲之繼外丙仲壬成湯之定法也至於後世則有傳於弟而弟傳其子不復歸於嫡長初嗣之子者矣武丁之所以豐於禰也而成湯之法亂夫既兩端皆可唯意與勢所便而為之則貪憒交乘而爭亂以興則殷道之不如周審也而況與夷之猜馮之娟二君不能使其子如朱均之帖然

安於在位而要一時仁讓之名其能得乎故公羊曰宋之禍宣公為之也非過責之也侯于周服而不遵時王之制德非堯舜所授者非舜禹而欲希互讓之賢大臣非伊尹易世且相胥以奉馮而置大位於可推移之勢宣公豈非禍本哉禍必於此而萌生矣左氏曰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嗚呼馮方眕目而盻鄭方挾質以逞督與羣臣方懐刃以俟時而曰其子饗之乎夫宣公猶非以安與夷

故而立和也未害為仁之愚也若左氏者逆計其子饗之而以為義則兄弟之際挾市心以求售以祖宗之宗社行其欲取姑與之術以徼名實之兩獲小人喻利而徒勞終蹈於害尚何義之云何以知宣公之非為與夷終饗故而立和也曰宣公欲授與夷則授之已爾而何用此迂曲之小智為若宋祖之授光義冀以傳光美而及德昭則杜后婦人之鄙私脅太祖以盟之爾非太祖之樂為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事有不相蒙罪有不相及事本無與於重輕則因彼而蒙此罪本未及於大惡則與于人之罪而分及之事本諸已而罪不容於貫乃舍之而旁及焉則本罪蔽矣州吁之請宋伐鄭也秉鄭人納馮之釁以餌宋也州吁弒君而欲固其位罪不貫矣則不得以罪馮之惡分罪於宋宋殤忘穆公之德忌馮而逞志於鄭逆天安忍罪亦不容貫也則抑不得以黨賊之惡分

罪於衛矣此一役也宋殤之僭州吁之詭直書而並著無所畸重無所畸輕也以宋主兵者當日之首先戎行以嚮衛者固以納馮爭國為名問鄭罪而加之兵非宋主之其可以衛主之弔州吁定位之志隱宋殤忌馮之事張蔑先君之恩以戕天倫罪重而不可以黨惡蒙者也故誅周興來俊臣之慘殺無辜不更責以事女主論朱清張瑄之驅人填海不更責其詔元君兩罪俱則從其重舍其輕胡氏之說殆釋本而

狗末矣

公觀魚于棠

隱公攝位十有一年無宫室臺榭之役無盤游淫獵之娱其觀魚也察水衡之獲而與民爭利也故三傳有同辭而胡氏曰輕棄國政逺事逸遊兖南之壤涓涓之泉易涸之淵豈其千網雲張巨鱗雪曝之觀哉而公亦何樂乎此也北方之有魚僅矣少有之而人珍之利斯存焉然其利也微矣故臧孫曰不足以講

大事備器用公羊曰百金之魚公張之穀梁曰魚畢者之事也有司者之所察也公之為公其細甚矣有譏而不見有賊而不知孳孳焉察秋毫之利嗚呼是簞豆見色之鄙人也雖貪孝友之名能舍其位以授之弟慨然而決乎胡廣之志盡于飼猪蒐裘未營蔿氏之刃已及宜矣哉若其逸遊而忘國政也則猶可望其脫屣千乗以免禍也

初獻六羽

公侯之禮樂異制他無所經見而公羊穀梁皆云諸公六佾侯四佾魯侯而六佾譏僭樂也未能辨其是非而旁徵之禮有疑焉均之為諸侯五等皆侯也而周禮公之服衮冕侯之服鷩冕則侯有降於公公穀之說疑是矣乃公羊曰王者之後稱公則宋修天子之事守純用天子之禮樂以郊以禘故知詧見舞旌而駭以其為天子之樂也則三恪之舞當用八佾不但六矣左氏采衆仲之說而胡氏以為别宫降六意

者其然乎處千載之下論千載之史事難矣論千載之典禮抑又難矣穀梁早自疑焉並存尸子之說以為天子諸侯皆八佾也未能自安兼異說而弗能折衷後之人將何據焉無已則降殺以兩之說尚不忒乎穀梁子者尤其捃拾聞見而未定者也若以仲子為惠公之母遂使隱攝桓弒之實漫無所徵亦其不審之故也拾聞見以言經有所通必有所蔽非曲暢旁通以求之庸可不誣哉

無駭卒　挾卒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事屢變文亦屢易四傳各成其說而斷以義則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質以事則左氏之有所徵也為可信也無駭挾之以名稱胡氏曰未賜族也春秋之初猶為近古亦近之矣而左氏載羽父請族公命以字為展氏則又未嘗不賜族也賜族之與賜氏也有别若季孫叔孫仲孫仲嬰齊叔弓皆賜氏也賜以氏使世世為卿矣隱公之世公子彄

稱臧氏焉至臧孫紇而後奪其卿則有族而不能為氏矣無駭之後為展氏以柳下惠之賢終於小官非三家臧仲叔氏之倫也意者春秋之始賜氏者僅有之故公子益師公子彄皆得以公子稱而無駭挾柔溺皆不能以氏世其官公轂皆曰隱不爵大夫未成乎君然則桓公之有柔莊公之有溺豈亦桓公之不爵大夫乎魯之有世卿也自臧氏始而無駭挾柔溺猶身為卿而不得世故曰胡氏之説近之矣僖公以

後無有不氏者非不賜族也公子之子統曰公而三家與公並立雖親雖賢不得為氏而世變亦於此可覩矣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鄭莊之狡也克段則養成其惡伐宋則假命於王取戴則乘敝於敵射王則勞問其左右當時不得攻其瑕後世猶或諒其情算之無遺而慝滋甚矣其尤狡而不易窺者則同魯伐宋而歸郜防於魯也入郜者

鄭也歸於魯入防者又鄭也抑歸於魯是使魯不謂其輕利而善讓也不能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老氏之陰謀鄭並用之審矣郜防小邑也户口土田其於一國之都不啻什伯鄭莊之所處心積慮垂頤而欲者許也虞獨力之不能必勝懼連兵之或且分功乃勤攻取以拔城邑拱手而授之魯魯媿之感之而心折之矣且魯隱者位未安而恐人不以為君者也屑屑於一魚而唯恵是懐者也勿論其不知他日之為鄭

并許即知之而情已浹志已盈且懷挾以居實利而又何遑他計馬鄭莊乃左提右挈麾許而斃之魯雖欲不俛首授鄭而抑豈人之情也哉叔也臣獲也守土其土人其人視二邑之區區利相什伯而魯終莫盡悟鄔防之為餌也嗚呼莊之狡也至是哉曹操之讓還三縣師此智也智而狡未有不奪於天者鄭終不得許而徒使魯受鄔防之歸天不可罔操不三世而司馬氏奪之豈或爽乎左氏之於是非也以迹取

人而其失也奬虛偽之奸曰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又曰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可謂知禮矣然則曹操之讓亦正而有禮耶狡者欺後世而或受其欺莊之狡加於操矣

桓公

元年

文章制度之興皆積漸而成者也作者之謂聖聖之稱有二一曰行造其極一曰通明也苟通於天下後

世而使民明焉抑可謂一端之聖矣能作而通於事明於理則可謂之聖非必道隆德盛之聖人而後作也孔子無所作而允為聖茍能作者不必造聖之極而可許之以作則漢武之以號紀年是已天下之大庶事之繁情偽之日興書契文墨之日賾使無號以紀年則指新為舊假昔為今上自詔令下至庶民尺布斗米之左劵互相亂而姦人之售其姦何不可耶如以先帝之謚號時王之尊稱為别則市籍獄薄而

辱至尊以臨之其不軌不章抑甚矣故起禹湯文武於後日抑必師漢武之法以為法而胡氏曰必以春秋編年為法是何法也美名有盡胡氏且慮之矣以數相仍獨無盡乎漢之沖質唐之順宗昭代之洪熙祚不幸而短稱元年者將安質正哉且春秋編年侯國之元年也周之諸侯千八百國其不可各建號以紀年明矣故其辭命因事以紀年如傳稱會於沙隨之歲亦以年不可據不得已而徵之事侯國分而年

紀亂又安足為天下一統之法乎古者質而民偽未深聖人慮弗及焉以待後故曰百世以俟聖人必有俟也聖人不作茍有作者聖弗能違焉是亦作者之聖耳漢武驕奢不能擀其一事之通明而胡氏何譏焉

公即位

惡莫憯於意意者不可如者也故春秋之法有誅意以殊諸文者矣未有因其意而為文以亂法者也意

動於微而滔天之惡從之以生聖人嚴筆削以奪其意所以窒亂源而遏人心之橫流也後之為史者奉春秋以為準繩故王莽簒而不代漢以新武曌僭而不間周於唐乃至蜀漢已分而不正曹丕繫陽之號劉石索頭慕容履帝位而不假以正統之文以是為春秋之遺意也而桓公簒立春秋起即位之文胡氏曰如其意焉亂臣賊子之意其可如乎隱公薨而不地三年以後春不書王黨惡而與會盟者必貶皆非

桓公之意也如其意焉將以愧之乎漢文之以金錢愧張武也武之惡小而固知愧者也君子猶以為失君人之體春秋天子之事而巧為如意之文以如許如誰而與亂賊相形於心迹之間乎書即位者桓公行告廟臨羣臣之禮因其實而紀之簒與非簒不嫌同辭而於他事著之即位之文何容心焉胡氏之說

巧而誣矣

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者穀梁以為字胡氏依程氏之説以為名孔父名嘉見於傳者審矣孫以王父之字為氏故其族之奔魯者曰孔氏而父者字之通稱嘉有孔義如鄭公孫嘉之字子孔是也穀梁云或曰為祖諱也其説為長劉敞謂名其君於前不得字其臣於後此夫子之辭非宋人之書也孔氏去國三世以後爵禄不詔於宋之廷則君臣之道絶矣春秋魯國之史而夫子修之則為祖諱之義得伸焉或曰臨文不諱非此之謂

也臧孫紇不以父諱而改是謂臨文此則直載孔父之事惡忍斥其名等之仇氏之牧蔔氏之息乎孝子仁人之事其先於此取法焉可也

滕子來朝

法之允者必有所止罰弗及嗣舜典之明訓炯矣父子兄弟勿相及也刴上而祖下而累世之孫而何蔓延於無窮越之僭王自勾踐始狄勾踐焉耳上不及於允常故伐吳之役越稱人而不以號舉弑父與君

躬乎大惡也趙盾弑而不以累武蔡般弑而不以累

有躬乎大惡者且然況黨惡者乎終春秋之世降而

稱子此已甚之刑聖人之不爾必也穀梁氏曰狄道

也狄道云者以子禮接諸侯簡其犧牲玉帛兵賦之

數以事大國而自替其先世之侯封也噫是可以觀

時變矣名者人之所甚重也貴者人之所欲得也世

守者子孫之不忍忘者也芟夷此三者而非人之所

安夫人而必有此情矣滕介齊宋魯衛之間君不自

强臣不體國民不堪命敝於往來交際之繁而自替以同於小國故隱之末年薛以庶姓而敢於争長魯以侯國而敢於旅見其以滕為不足為侯久矣諸侯不以為侯滕且隱忍而自處於非侯舉叔繡以來世守之榮名一旦褫之而俯首甘焉夫滕豈得已哉前之不振而日以貧弱至此而無可如何也滕之偷非一日也諸姬兄弟之國無相軫恤坐視其疲敝而流於卑賤列國之不仁無有能相念者也他日者宗周

降而稱君以奉職貢於强秦而三代封建之典遂裂

亦豈異此哉春秋因其子而子之淩人與淩於人者

之失道皆見矣薛杞降而稱伯亦此也弱者日就於

弱以趨於亡而强者王矣故曰可以觀世變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聖人誅賞之大法亦人之同情事之允協者而已劉

裕篡也而滅姚泓滅慕容超天下後世不能沒其功

拓跋佛狸興師南侵以討蕭鸞之篡弒為名而天下

後世不以之為南齊幸天下之勢禍福之深淺人心之好惡雖聖人亦未有違之而激以憤出者也亂臣賊子之未即刑也旦夕引領以庶幾得當聖人固有此情矣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外有四鄰之諸侯内有舉國之臣子固望其能伸大義矣然而終莫之能伸於是而聖人以筆削行天子之事引問罪之責於己而知罪不辭惡有即戎而望之冀其伏干戈於玉帛以蔑我宗邦也哉戎之為魯患舊矣幸其無名而不

足以逞也假令執討賊之名俘其君而殺之乘之以入魯則周公伯禽之祀其不亡也無幾楚莊以施之夏徵舒而春秋不忍言其滅楚圍以施之蔡般而春秋正其誘殺之惡誠懼其一縱而不可復收也揖戎而進之以大義屬望而幾幸焉宗國之傾危不恤是與一鼂之忿不思其難者其相去幾何也以君父之讐為名而大防自我而毀若此者災必及身胡氏之說過矣然則何以書至危也隱之盟唐不危而此危

者戎之情不可恃俄而可以順矣俄而可以逆矣當其逆而危則書至義止此耳

宰渠伯糾

胡氏曰宰冢宰渠氏伯爵宰之為冢宰非宰夫內宰是也糾與咺與周公俱稱宰而無殊則其為冢宰也無疑公羊謂下大夫者非也伯之為爵是也繫渠於伯之上則渠為糾之封邑所謂寰內諸侯而曰渠氏非也繫渠於伯與周之公劉單之子均為國邑不與

武尹仍之稱氏而無爵者均則渠為伯國無疑也左
氏曰父在故名何休曰伯為王敬老之辭皆不得書
名之故而為之説耳則胡氏賵諸侯之妾禮弒君之
賊貶而書名於義為允而羣疑可釋矣一糾也而左
氏以為人之子弟何休以為國之老臣以為老則老
矣以為少則又少矣是射覆者之游詞也奉命以使
諸侯非人子事親之日而何有於父前子名之禮非
天子上庠之養乞言執酳之事亦何容施敬於出疆

之使爭鑿說以求實必泥而不足以通

甲戌己丑

左氏曰於是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公羊曰恍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得穀梁亦云甲戌出己丑得其說不同而抑有可通者國人雖再赴赴至於魯之日異爾非必所赴之日異也則必其死之日不確而赴者各以所知而異也陳侯雖恍而以國君之尊狂疾而出必有隨之而迹其所往者且在國中非野外也

市朝廛肆之間何至君死其地而不知葢唯陳侯之有悈疾故陳佗因之而作亂國既亂公驚悖狂走從之者死亡分散而不得其死所左氏亦曰公疾病而亂作則其出走也以亂而亂之生也以疾因分散而不得其死之日不得其死之日而赴者異辭通三傳而條理明矣蔡人殺陳佗與楚殺夏徵舒之詞同則佗之為亂賊可知公穀知陳侯之出走而死而不知因佗之亂乃出或曰外淫或曰爭禽則非也陳桓公

卒厲公躍立明年而佗為蔡殺蓋佗之不容於國而出奔蔡殺之耳抑或既奔於蔡因其淫與獵而殺之未可知也

實來

隱桓之紀其為闕文也多矣實來蓋闕文也來者之為州公疑也其來也為來朝為過我則未可知也以外相如不書例之則可云來者為州公而公羊云是人來也於文為不順胡氏云實者州公名則沒其爵

而獨舉其名亦春秋所未有皆所謂求為之說而鑿者也穀鄧來朝名之而公穀曰失國郜子來朝不名而亦曰失國則經無闕誤而傳强為記愈鑿矣信傳不如信經也

焚咸丘

杜氏預以咸丘為魯地焚者焚林而田胡氏從之左氏無傳而杜氏決言之與三傳謂為邾邑而火攻之者異蓋杜之解經考歷以定日考地以定事為密而

確以鉅野之有咸亭而在魯封内故知二傳之非是歲也與狩郎之歲皆闕秋冬闕文耳故三傳皆闕而不論胡氏獨謂以遠人朝桓黨賊逸討與天王之聘桓為大亂而削之黨惡者人之罪也於天道奚累哉春秋天子之事則治天下之諸侯一也非獨以治魯也且於魯有宗國之道焉則容有寛解之微辭焉桓宣與閔平弑而没不書弑不使與趙盾公子歸生同其不可掩之罪臣子辭也胡氏終桓之世極致其誅

討之詞累乎諸侯累乎天子而且上累乎天夫翬弑而桓立亦與督弑而馮立剽弑而衎歸均爾未至如齊無知楚商臣蔡般之惡自已作而奪之也然三凶之逆且不以上累乎天而况桓乎去天之秋冬以極致其討桓之辭所謂已甚也仲尼不為也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春秋就事立法未有舍此事之曲直而追既往以咎之者故曰聖人之心如鑑空衡平而無適莫也魯以

周班後鄭直也鄭怒而興師入其近郊而戰曲也曲直當前而特其平書來戰而不言伐若曰是何詞之可奉特怙其憤怒以求快志於一逞耳東遷而後毋及於桓王之世天下不知有宗周矣魯守一王之制而鄭蔑之無王之罪罪莫大焉前乎此之不討賊非僅三國之罪也舍其無王之顯惡而追咎其縱賊於十年之前胡氏之說不已迂乎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簡則懼瀆則玩盡桓公十八年天下之大故諸侯

之功罪無一事而不以討桓為法不已玩乎左氏曰

我有辭也於義允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　公會宋公於夫鍾　公會宋公於闞　公會宋公於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於龜

魯之汲汲然不遑寧處而講於宋者為鄭突請也宋出忽立突而責賂無已魯求之也愈急宋脅之也愈力魯自辱已甚而宋之惡甚矣嫡庶之分非人之所

得亂也廢立之權非友邦之所得擅也諸侯而擅鄰國之廢立義所不容矣然有因甥舅之親而私之者有出奔在其國久與居而援之者有受前君之託而樹之者未有乘人兄弟之隙起而制之以要求重賂以友邦之社稷為已貿貨之資不得則忿焉以逞者也宋於是而人理滅矣勤勤然走魯侯於道路若牙儈居間而爭物價者然春秋屑屑以紀之言之長而愈可醜也且宋馮亦念巳之何以君宋哉見忌於殤

公而不自保鄭莊屢受兵以屈護之至於長葛之圍經年而終喪其邑勿恤也鄭莊之死未幾而脅其大臣廢其冢嗣執券以邀賂於突而不厭其無人理也惟其無人之心也夫然則一盟四會具書於策而惡無以加左氏僅以無信譏之胡氏且引天下為公之大德以責禽行獸志之匪人不已迂乎一會不可而再再而三至於五六而會盟之約終不定也魯辱而宋之貪狠不戢也

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以持重為萬全之道者國家方盛而外冦竊發待其自敝而敝之善於勝者也故趙充國得之西羌而吳明徹失之淮北若夫狄馬啟疆之巨敵成乎不可解之難孤弱自守日漸喪亡則出萬死一生以與爭存亡之命内顧祖宗之世守不忍自我而坐餉他人寸心未死其能隱忍而莫之較乎其勝也或猶可激臣

民之氣以與胥效死也即其不然而亦足以報先王先公於地下矣存一日之宗祊盡一日之人事束手待盡豈復有生人之氣哉紀之戰胡氏取穀梁之說以為紀與齊戰是也謂其倖勝以召亡則過矣紀與齊比鄰而齊包其外齊襄欲拓地以取威始自東國而紀居其股掌埀腴已久不吞紀而夢不恬豈果有九世之讐乎欺其弱而并之易耳夫然而紀欲委曲以圖存必不可得矣欲引咎則九世之恩怨無可復

追欲班諭則無據之曲直非可理感上告天子而已請命矣連姻王室而齊無所忌下訴方伯而東夏之征五侯九伯者齊也若魯則已告而無如齊何也效死以守則守與戰相資者也不能戰則不足以守戰固守之善術也乃以戰為紀罪而謂勝之必亡其惟肉袒牽羊奉先祖之封疆以歸齊版六國之日斂於秦而求亡不已者此也為謀若此與秦檜湯思退之謀國又奚以異耶其曰魯桓弑鄭突篡不足為援而

恃之以戰其說似矣乃當是時也秦晉僻處西陲宋衛方睦於齊而共圖亡紀東方之小國若譚遂萊陽之屬且地納於齊而自保不給固無力以援人紀含魯鄭又將誰託哉等死耳等亡耳臣有同死之心民有同亡之氣捐軀命以不忍宗社之傾移不猶愈乎他日者盟於黃而齊有悛心此戰為之也春秋以紀為主壯其戰喜其勝也胡氏之說殆為高宗秦檜挫折岳韓之嚆矢與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世子者國儲君副當嗣其位之稱也於是忽之出四年矣而不沒其世子所以正世適之尊正孽突之篡甚宋人之惡而深著祭仲之逆也胡氏曰亡其君位明矣莊公卒未幾而忽逐未踰年而即位不得為君是忽未嘗有其君位而何言亡耶未嘗有其君位不得稱爵而稱世子其宜有鄭也明矣稱復者穀梁曰反正也是已以為既絶而復歸孰絶之乎春秋不以

大義絶之非鄭人之所得絶也

葬桓公

君父之讐不共戴天無内外一也則讐之未復而不書葬無内外一也所以不書葬者何也報讐者不以葬為期而葬者死者之終事則亦臣子事其君親之終事也至於葬而死者安矣生者亦可姑盡其道而止其哀矣故祭而謂之虞虞之為言安也虞而卒哭卒之為言止也君父死於人之鋒刃而讐不復死者

未安生者之哀怨未能已也故原其情而不書葬公羊曰君子辭者君子之道不以忘親待臣子傷死者之未安悼生者之哀怨不能止雖已封已樹已虞已祔猶未葬也惟日望之矣而魯同者君子之所弗矜其情弗望其復故不以未葬之詞加之誅其心也君父手刃於人與之連兵與之同好主其婚娶其女射侯趨蹌與施施於觀社之下則是以車中為正寢以彭生拉脅為卜人左射人右之令終死則死矣葬則

葬矣無仇讐在其意中而奚為其不書葬哉賊之在外與在内也奚以别在内者非篡立之君則擅權之執政國人且受其脅持而庶子孫臣擯逐流亡志不得遂猶可矜也在外者闌入而戕賊其君父嗣子猶有其國家臣民猶可鼓勵甘心伏服而不與爭死生之命罪愈大矣而曰不責踰國而討則懷慼青衣之憾可以懷安於建業繳欽北狩之辱可以北嚮而稱臣此公穀之説所以異於聖人而胡氏因之尤非南

宋臣子之所忍言也

莊公

春王正月

公羊曰不與念母是也母弑父即不加討焉固不得而念也穀梁曰繼弑君不言即位先君不以其道終子不忍即位也非也不忍於父則何為其念是母也自莊公即位以後之事而觀之未及期而釋衰絰將皮幣為仇讐作嘉禮之主莊固忘父之何以死忘母

之何以出而唯母是昵唯讐是即矣則當其踰年之始修告廟臨民之禮又何恳乎其居然即位而無所恤也無疑然則春秋削之者所以示人子報讐之常而存人道於澌滅之餘也與聞乎弑而篡立若桓公宣公之即位而書之讐雖不報而視彼有間矣然而於彼書即位而不削與聞乎弑而篡者不足與存人道矣不與聞乎弑而忘其親猶可與存人道焉莊公自忍而君子代為不忍之詞以示萬世使為人子不

幸而遇此者於心尤戚戚焉此春秋之微言游夏不能贊也二傳未足以達此若胡氏概以內無所承上不禀命而奪之則文公以後孰為禀命而襄公繼子野以嗣定公為季氏所立又何承耶愈失之矣

齊人遷紀郱鄑郚

公穀二傳作於世遠言湮之後持說而不自信者多矣如此經者穀梁既云紀國也郱鄑郚國也又云或曰遷紀於郱鄑郚葢無所徵攄從文句而億度之已

不自信惡足以示後哉謂郱鄑郚為國而鄑也郚也他日皆屬於魯敗宋師於鄑遂城郚經誌之矣謂遷紀於郱鄑郚則紀已為齊所遷矣遷者君民俯首以從移宗社朝市而居於新邑紀非其國矣後書大去其國又何地為其國耶紀侯雖不能不亡而大去之日民之從之也猶四年其君民相依必不一日稽服於讐人之廷志義如此而肯相率以聽其驅置乎此之不審則紀之志義不章而是非失實矣左氏公羊

以為紀邑既有徵而確言之且考諸經之後事而合焉合前後事以證不定之文乃釋經之通義而傳之迂謬者可正矣

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羊曰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於咸丘曰君存於於餘丘又曰君存求其說而不得曲為之辭耳諸侯之有國提封無幾邾又微乎微者豈如漢唐之有兩都惟其所幸而建宮闕乎不繫之邾者

蓋有説焉邾魯接壤疆埸之一彼一此無定矣於餘丘殆固為魯邑而邾奪之邾人守之於餘丘之人民且順乎邾故伐焉而欲復其故宇本魯邑也不可繫之邾猶棘不繫齊鄆不繫莒此春秋之以正疆域也若胡氏云邑而言伐誌慶父之得兵權欲明魯臣之僭而奪邾之屬邑以為文不亦迂乎

葬桓王

桓王崩七年而後葬左氏曰緩也雖緩豈其緩以七

年而公穀曰改葬是也雒陽穀雒之衝東遷之兆域初定而未審或有齕蝕之變焉然而非也魯會葬而始書葬其始葬也不會而會其改葬乎穀梁又曰郤尸以求諸侯盖幾得之矣郤云者不葬之謂葢待諸侯之會而諸侯不至因不葬以脅之於是而始有至者魯則以微者往矣諸侯之不臣天子之不君大臣謀國之不振皆於此見矣桓王之將崩使家父求車焉為喪地也求之求之遲久以要之而至者猶鮮不

得已而葬焉王室之卑一至此乎蓋桓王者失信無
刑盡喪宗國之德威以啟天下之叛久矣宋不王而
依鄭以伐之鄭不服而交質以要之又不得而率陳
蔡以親征之曲沃賦無衣之傲辭而蔑文侯之冢嗣
以命之天下既已離矣生而求車死而以暴尸脅諸
侯而哀懇之其嗣子大臣弗能正也則七年不葬而
以懿親之魯微者僅往焉天下豈能蔑周哉桓王自
蔑之耳紀其崩葬之年如是其濶遠也聖人之心戚

矣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桓王之時也故平王將崩之三年而春秋託始

紀季以酅入于齊

國之立君君之有臣凡以為社稷也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况其在貴戚之卿生死與共者乎宗社而將危矣君方奮不顧身以與敵爭一旦之命為之臣者義無可生情無可去若其貪生懷利以君之土為已獻納之資歸命仇讐而無所恧忌其

必誅不赦也無疑而猶為之曲說胡氏之於此猶辭獎亂之慝而不可得矣紀季者紀侯之弟也是先王之血胤與宗社為存亡者也不書弟不得為紀侯之弟不書公子不得為先君之子不書奔降讐叛國而逸然去之非奔也入者逆辭齊之規以得紀者久幸而季至焉招徠安撫之不遑而謂為難辭者何難耶以者不以者也非其所以而以之挾而去焉其横逆甚矣春秋之誅季至矣如曰將以請後五廟地已入

齊身已臣齊未有亡國之大夫可立先君之廟於他國者也藉令齊人姑許其立以謗之紀之先君怨恫於幽詛忍甘叛臣之血食乎微子之去未嘗早歸於周也箕子曰我舊云刻子紂以少奪長猜忌弗能容去而之於荒野以全恩耳抱祭器之說好事者之辭也使微子早歸周以奉商祀則紂之亡武王何為立武庚以奉殷祀乎故不可以服微子者伸紀季而抑為之辭曰不得已叛臣降將孰非不得已者劉嘉投

王莽以免誅趙孟頫依蒙古以獻藝皆不得已也充其類則宋高宗稱臣於北朝以全趙氏之祀於江南亦不得已而情可原胡氏之云豈非秦檜之嚆矢歟紀季之罪臣子之義豈細故哉

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有其國之謂君會於戚者衛侯剽也盟於鄟陵者莒郊公也享郊之駕既出首止之援已成鄭人君之齊陳以友邦接之有鄭土而稱鄭伯者非子儀而誰胡

氏謂儀不敢輕去其國然處危而有國者將旦旦夕夕居於路寢之上以握固而後安乎儀雖弱有强齊以與遇突雖在櫟獨不畏儀之挾齊陳以反攻之耶曰實厲公非子儀臆度而無足徵也突以庶孽而簒出奔於外追而予之以爵將使與魯昭之正位為君者比奚其可

紀侯大去其國

滅者攻陷其都城而滅之也齊兵未至於紀而紀侯

去之齊國決於滅紀而紀侯不受其滅先齊兵之未至而去故不言滅宗社人民宫室車器悉舍而去之故曰大此春秋之特辭閔之責之而矜其事之異焉於斯時也魯鄭不能為之援天子不能為之庇郱鄑郚遷矣民去之矣季以酅叛兄弟離之矣不待齊兵之加而去之故穀梁曰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是或君子不爭之一道也而公羊以為賢齊侯能復九世之讎何其迂謬以召亂也孟子曰霸必有大國齊晉之

謂也桓文以亡公子反國而即伯其先巳大矣而後成乎伯齊之大也始於呑紀而桓公之降鄣遷陽滅譚滅遂也踵之晉則耿魏虞虢皆獻公滅之而文公席有之也齊之霸肇於襄晉之霸成於獻狄馬啟疆國大兵衆乃以制天下有餘威顧當齊襄之始之也先王封建之制未裂也列國會盟之好未能恝棄於一朝也非假爲之名則不敢以輕滅人之社稷而襄創爲之猶於天下之清議有戒心焉故爲之名曰復

九世之讎雖然按其實原其情終觀其已事將誰欺乎九世可讎也則百世亦可讎也三代之盛王申九伐之法命方伯率諸侯以滅不道之國者多矣誅其君而不亡其社稷者亦多矣皆求贊襄行法者而讎之胥天下而無非讎也齊哀侯之獲罪於周其曲直無考天子之命臨焉且齊之宗祊未易而猶為五侯九伯之長乃報之以夷滅其社稷則曹操報父之讐而屠徐州數十萬之生靈不尤賢乎故曰公羊之說

迂謬而止以召亂也

郕降于齊師

莊公帥師以出俟陳蔡而不至圍郕而不服役久而歸胡氏譏其黷武是責其輕於用衆而不知其有衆而不能用也剛柔之過也皆足以啟禍而剛以召禍禍速而淺柔以致禍禍遲而大以庸庸為福者弱不知懼辱不知恥於是而姦宄潛窺忠良卷舌外侮浸深覆亡有漸是猶元氣已羸痿痺先見於肢體而府

蔵日敝以亡也禍之已發乃曰已無大過而遭時不幸且咸咎之曰不守祖宗忠厚之家法以養和平之福也豈不過哉魯當五伯未興之世以周公之胄為王室輔隱雖弱桓雖逆猶與強大並驅而不為之下役於齊而不自振自莊公始逮其後役於晉役於楚役於吳越一受人之役而終為人役不可復振矣夫莊公父死不報而甘為齊下或者其力不逮而臣民無自競之心歟而非然也圍郕之役魯主之齊從耳

乃睥睨魯為不足屈望望然納款於齊師此有生人之氣者何能俯首而聽也於是而魯人怒矣慶父請矣乘衆怒以加齊憤盈之氣致死於貪驕之敵齊人之氣折而魯可雄長諸姬以藩宗國在此役矣公顧曰我實不德盍修德以待時固將曰是周公禽父忠厚立國之遺訓也為人子而忘其父狥淫縱大逆之母而腼於不戴天之雠如是以為修德何德之修耶自知不德無如弗圉圉而不降乃言修德則德者其

偷庸巽愞之鄙夫所可據乎連兵納朔而齊專有其俘母氏請之而若分齊之餘惠其於齊也猶獸之尾也洋洋然掉以為悅而已矣於是齊之勢成矣襄雖殪國雖亂終以雄長天下而為創伯之始齊之强而霸焉魯貽之也於是慶父之窺之也深矣莊雖倖保其首領而嗣子相踵以承慶父之刃曰惟母是狥而忘父不足以為桓之子而何容世有國也身死而慶父之禍發焉莊召之也故不以次郎至不以圍郕至

而但曰師還穀梁曰事未畢也不能畢其事而貿貿然往貿貿然以還也以修德之虛聲為養癰之實禍古今一轍而後嗣當之萬歷中年以後寛大柔和之害易世而發亦猶是矣悲夫

齊人取子糾殺之

三傳皆言魯殺之經既明言齊取而殺之而傳何異焉或者其為魯諱與諱者没之已耳未有已殺人而嫁其實於他人以誣為諱也魯而聽齊之命以殺糾

矣既屈服於齊而何為有長勺之戰魯既聽命於齊以殺糾矣齊忿當釋抑何為有長勺之戰耶齊殺之則以齊為不仁得矣而春秋之意亦不然不仁者桓公也惡其不仁則當如鄭莊之克段直言鄭伯人者衆辭也而桓公之罪滅矣曰齊人取子糾殺之著齊之强加魯之弱脅以去而殺之所以哀魯之弱而惡之也納糾不稱子胡氏曰糾不當立是也子者君未踰年之稱糾未入國而踐阼齊所弗君而何稱子魯

則以糾為齊君而君之矣從魯之辭也以之為齊君而又任其取而殺魯之弱於是乎不可復振矣以義言之齊魯之大讐也而所讐者諸兒糾則僖公之庶子也非讐也納之可矣既納之則必終之齊方强欲役諸侯以成霸使糾入立而受命於魯則亦可以制齊而魯不失為王室輔弗能焉而魯之望絶矣脅糾以去始悻悻然為長勺之戰何益乎取所奉以君人國之公子以去而殺之何其易也魯之不自强王之

終伯之始也

荆敗蔡師于莘

或曰荆或曰楚何也先王分地建國因其地而名之有與州同名而無嫌者梁徐荆是也荆之為荆舊矣故詩曰蠢爾蠻荆又曰荆舒是懲皆以國言也荆者叢生之木名一謂之荆一謂之楚詩曰言刈其楚楚亦荆也荆山之南多產此木故州以之名國亦以之名先王剖土鬻熊受封國皆曰荆至於其後自改曰

楚猶吳之去勾越之去於耳而二傳曰州名也州不若國胡氏因有州舉之說非也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荆山之南衡陽之北其地遼濶是不一國楚未嘗全有其土而春秋何容以州與之然則吳可稱為揚赤白之狄可稱為冀乎一字襃貶非此之謂也未有貶之而予之以一州者也

齊大災

宋大水公羊曰及我也齊大災公羊亦曰及我也先

王有救患恤災之侯度聖人有天下為公之至仁鄰國之民猶吾民也苟其來告豈必及我而後志之災既及我抑豈舍我之災不言而言他國乎宋災杜氏曰大也公羊曰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以襄公末年書宋災而伯姬卒例之非痢明矣痢之相染間數百里而必不相及同時俱痢亦疫氣乘乎天時莫知其所自來奚必齊之痢浸淫以及魯且以宋大水言之定王以前禹河未決宋在南河河沿衛而入齊之北

境水南溢於宋不得北溢於魯又如陳災紀於魯史陳之去魯也愈遠安得千里而相及公羊之說不然審矣

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　郭公　曹殺其大夫

左氏之文有徵而失之無斷公羊穀梁多所斷而失之無徵此春秋之所以難知也有徵矣雖斷非其義然據事以求聖人之情也不遠則左氏愈矣樂於斷而於所疑者强相擬以立義不得則割裂支離而唯

其意詰曲穿鑿二氏之妄也至於强合郭公於曹赤則文不成而事益以舛羈之為曹大夫無徵也赤之不可云郭公經有徵而公羊亂之也曹之殺大夫不名者與宋同於羈何與不可以羈奔徵大夫之殺也惟郭公為闕文而義不可曉耳羈之奔赤之歸赤歸而立為僖公殺大夫於赤立三年之後皆如日星之炳而何可紊也二傳之誣於斯為最矣於是而胡氏之傳允為定論於郭公曰義不可曉羣疑釋矣存郭

亡之異說借以發用賢遠姦之理為宋高宗之疑李綱趙鼎而用汪伯彥黄潛善言也雖未必然不可廢矣郭之亡誰滅之管子之書後人之贋作要未足信也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公子友之如陳去莊公之薨九年莊公年方壯而政自已出牙與慶父弑般擅國之情形未能著也如其夙懷不軌而友慮及之身為公子立乎卿位彌縫而

匡救之其任也禍機初發而遽遠引以避之焉用彼相哉二傳以為避難出奔而託言會葬且曰春秋為之諱全軀以棄宗社之庸臣何足諱耶穀梁曰不言卒不葬者也不死而曰死不葬而曰葬將誰欺二傳詰屈而誣於斯甚矣叔牙之誅友尚執政其奔陳也在子般既弑之後左氏之紀理勢之無可疑者也此書如陳自以私交而出又何疑焉原仲之不卒外大夫之死史所畧也其書葬原仲者直言其事而友之

罪自見胡氏謂歸責王臣為私行之倡而列國無貶
亦非也端本責上而下可無譏則盡春秋之文責周
天子足矣其他又何求焉

齊人伐山戎

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故裔戎遐處於荒
郊者偶有不戰驅而遠之不欲勤兵以罷中國也若
夫逼處五服之側與我兄弟甥舅奉冠帶祠春秋者
相錯也而吾土吾民以居以食秀者庠序樸者耕桑

生以之奠俗以之美五帝三王勞心力而為民立極所爭者此大防耳而與我為敵者越山度塹以踐蹂而滅裂之則赴之也如救焚翦之也如除莠不可愛終歲之勞以養數百年之禍詎留餘力以使有遺患於茲土哉燕者冀之北境并之東國大禹之所甸也武王以召公之明德膚功建國於此為王畿之北屏其在於齊則彌望平原一發而旋至尤不可視為越人之瘠無與我何者也桓公始霸以匡中國將欲南

問楚罪而戎之病燕牽其北顧苟其不懲方南轅而
憂從北發且使楚人反脣而詰曰山戎之翦食諸姬
曾莫能問而何但多求於祝融鬻熊之裔也束馬懸
車北踰卑耳以靖盧龍之塞誠有不容已於斯者而
公羊曰操之為已蹙矣不操也而縱之不蹙也而佚
之彼且操我而蹙我其如之何哉胡氏曰舍近政而
務遠略然則株守目睫以畫地而自固割棄友邦之
安危待其害之壓境而始悔脣亡齒寒之非計不亦

晚乎書伐山戎於前記獻戎捷於後大其績也詩曰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所以威蠻荆也漢武帝曰南越

王首已懸闕下所以震匈奴也陘亭之師楚服罪而

通王貢伐山戎之威震之夙矣遠略之譏出於宰孔

周之所以不競也曾是以為定論乎

城小穀

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沙隨程氏曰齊地别有

穀在濟北有管仲邑非小穀也公及齊侯盟於穀蓋

魯地在濟西者左氏云為管仲城之非也使為管氏之邑則宜書齊小穀如鄭虎牢宋彭城之比矣莊僖之時雖上陵下替而諸侯猶恥為大夫役其後大夫之執政者益張然後唐鄧之君並薦賄於囊瓦仲雖大功赫著而泗上諸侯未有奔走其門者莊公雖不自振不應勤民動衆遠為營築且管仲讓不忘君之賢大夫也其子孫未聞據釆邑而列世卿則不敢勤魯以為己城必矣向戌知辭偪陽之封而況仲非向

戎之比者乎

閔公

春王正月　公薨

穀梁氏之為説也曲以深苟曲折以求深則大義隱而賢者之志不白討賊於肘腋之地視其力之可勝而後法可伸故董狐之責趙盾曰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謂越境而君臣之義可廢也力不勝討不可伸姑隱忍外避而觀釁焉外有大國之援内繫國人之

望而後賊可必討而宗社可安此慶父再弒而季子姑出以避之及其反而天討行焉莫能禦也賢者之用心也密而大義則固昭然共白始終一討賊之心而已叔牙之可酖莊公猶存季子可藉以行法也慶父弒般而季子出季子歸慶父再弒而不能安於魯出奔而追討之於莒以慶父之久擅兵權才足以濟其惡故不能亟以討牙者討慶父耳越境以徐圖之迫之驅之而後殺之順勢之必然而法以伸國以安

斯其所以為社稷之臣耳穀梁氏必曲折而為之說曰公子牙今將爾而季子不為之免必致討焉以遏惡也慶父既弑而不可及遏則歸獄於鄧扈樂以不探其情而誅慶父及其再弑又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何其言之曲耶以是為義之精而義愈亂矣慶父也牙也季子也其親均也則親親也亦均也緩追逸賊以為道牙之今將獨不可緩之而使逸耶已成乎弑而曰不探其情今將爾而探其情一為深文一

為故縱也何居今將爾而發殺之曰以遏惡也然則誅慶父于弑般之日雖救般之弗及而再弑閔公之惡遏矣何為弗遏而使卜齮之刃無忌而發乎若夫獄有所歸而首惡免焉尤黨賊者之邪說君子所惡久矣司馬昭殺成濟朱全忠殺氏叔琮而可以覆其辜乎彌天之惡加於君父而姑以愚狠聽嗾之小醜任之置稔惡之元凶於議外哉甚哉穀梁氏曲折以求深自詡以析義之精而不知其罔適以成乎詖淫

之辭而已矣

齊仲孫來　季子來歸　齊高子來盟

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有所施有所不施概以例之而義固有不可通者矣孔子之作春秋筆削之義始終一也若其因史之舊文而不容以意改則因時而屢變歷二百四十二年史非一人之筆非一代之書也無駭挾柔溺之不氏至莊公以後而無不氏者矣史異辭也閔公之世大夫不名仲孫季子高子皆不名

馬前此後此無不名者矣此閔公一代之史辭如是也聖人如史文以筆之而時事可知矣當其時魯國大亂閔公幼而不任為君鄰國之君無有親至其國者國之人知有大夫而已政無章國無紀名以不正聖人之所重傷也而胡氏以季友高傒之不名為賢春秋之所賢大夫有矣未聞賢而不名亂君臣之大紀者賢而子之耶則何以異於邾莒之君賢而孫之何以異於蕭叔之叔單伯之伯乎則胡氏之說不足

以立矣仲孫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其欲睦魯而

安之猶篤於高子而在仲孫則曰略其君臣以示譏

在高子則曰權在高子以美之斯亦論之不平者矣

若公羊以仲孫為慶父諱而繫之齊立說尤迂宜胡

氏之決從左氏也

齊人救邢　高子來盟　城楚丘

傳曰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意者桓公重自矜詡

引為己功天下諸侯畏其威莫敢不歸功焉傳及子

魚耳食而未之察耳桓公之於邢也邢受狄之伐在閔公之元年踰再歲而始有夷儀之遷其始救也則將卑師少不足以捍狄也狄之勢方張邢之受圍經年矣而何其不夙也其於衛也狄之入衛在閔公之二年踰再歲而始有楚丘之城懿公死戴公弱但遺無虧以甲士三百戍之未能拯之於渡河之後又何其不夙也其於魯也子般弒國已大亂立閔公而不固其位仲孫湫請俟其自斃而姑待之使閔公再弒

而國幾亡矣又何其不夙也盖修方伯之職而恤鄰
患者以鄰為心及其未病而亟拯之鄰不甚困已不
甚勞而大難早已平矣以圖伯為事而存亡國者以
伯為心情不急不足以市德勢不危不足以居功控
告愈切持之愈緩假節兵之名勤往反之使市祭服
乘馬之恩聊以羈靡而弗絕及勢窮矣力憊矣賊益
猖狂而將斃矣乃徐糾與國於聶北築新造於楚丘
委禍于蕞爾保姦之莒乃使邢衛凋殘之父老魯廷

靡散之君臣傾倒銘心戴其再造而泗上諸侯且詑方伯之功能起白骨而肉之弗敢不頌德焉自君子視之則如見肺肝而莫能隱也且夫邢與衛猶可託辭以謝責也狄方張而不易與爭待其惡已盈而撲之易或一道矣魯則區區一蠱淫狂逆之公子內亂其室家執而歸之士師如縛豕於圈耳而又有季友以為之內主是豈驕悍之敵人橫逞而無忌者比哉則其舒徐怠緩實懷取魯之心不得而後與安存焉

是將亡其存而非存其亡何得云存三亡國乎義士謂之薄德誠薄德也三傳不察於此皆以為予桓之救患子魚之言先中之矣

僖公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僖公承大亂之餘初立乎位位未定也季友誅叔牙逐慶父而執魯之政權未定也魯於斯時岌岌乎蕞爾之莒不能為魯討賊任其逸而之齊魯人自討馬

何所挾以求賂不得而興師來伐深入魯地於此而縱之四方觀望且知魯之終不足以自立魯其能終以自立乎季友起銳師迎而擊之斬獲其將國以寧威以建四鄰諸侯愛我者勸伺我者服忮我者懼魯於是乃有生人之氣故其敗其獲詳紀而序季友之績左氏曰嘉之公羊曰大之誠哉其可嘉而大也而胡氏責以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此唯三代盛時執九伐之權以馭諸侯而少有忿爭可

以理遣為能不用兵而敵自卻若莒之乘約肆淫無名之貪憒而可憒憒然以筆舌折之乎王者之師不妄興以搆怨誠無事居功於斬馘乃湯之於葛文王之於崇密詞窮而必繼以芟夷魯不修怨以伐莒而但敗其來侵之師又奚不可哉況乎莒之求賂魯人弗與其弗與也豈竟置之忘言哉抑必有辭命焉而無如莒之不聽何耳鋒不可抑銳不可止束手以待其淩踐我人民動搖我社稷惟驅使請和以冀緩其

禍宋之於金人正此術也然則汪黄秦湯其為王者之事哉胡氏此言得勿贊高宗以隱忍而稱臣構耶若曰詐謀取勝則据穀梁手搏之説殆同兒戲盆里卷之語也而君子奚取焉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氏者闕文也公羊以為貶非也哀姜之惡不甚於文姜文姜不去姓而何獨於哀姜去之且不貶於孫邾之日而貶於喪至之日非法矣書薨于夷書以

歸書喪至則哀姜不容於宗國之討足以彰其惡矣欲加以討罪之辭削其夫人可矣於姓乎何尤穀梁曰為齊諱殺同姓也管蔡畔而周公行誅何諱焉胡氏曰不稱姓殺於齊不去氏受於魯亦求其說而曲為之辭也

城楚丘

文以表實實之為美為惡非文不彰也實以成文文之或褒或貶非實莫據也春秋文成數萬而善必蒙

賞惡必即刑皆於文焉傳之如日之照無隱也如雷之擊無避也其或勢有險阻而情可原迹有委曲而志可諒尤必大書特書以達其隱微如紀侯失國而書大去晉文召王而書王狩使天下後世讀其文而衆著其實聖人無不白之實無虛設之文也曲士之匿情而不欲顯言之也心有私而理不曙誠不立而辭多蹇將有如周顗之救王導適以自裁其身者而聖人豈若是哉五伯功罪之首春秋賞罰之尤重者

也惡其專則正其罪嘉其勞則序其功孤竹之師陘

亭之次一書再書詳而不厭然則城楚丘以封衛固

齊桓自詡以存亡國而天下震矜之者實與之文必

與之而何吝耶略而不序不與審也公羊曰實與而

文不與聖人將有匿情而不可與天下共白乎且文

不與矣公羊氏未嘗登夫子之堂而密相詔亦何從

知聖人之與之哉胡氏曰不與專封正王法也近之

矣雖然豈徒以罪桓哉不書城者之何人若天下之

公城之也若周之城之也魯亦與焉若魯之城之也

不以功歸齊而封建之大義顯矣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

於陽穀

左氏曰服江黃耳公穀以為遠國至則諸侯莫不至

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大會而末言之夫惡從知

諸侯之羣至而略言之億其然耳桓公之合諸侯屢

矣魯宋衛鄭許陳曹滑滕或與或否各以事異大會

而未言之則何以知其誰與而誰否且齊之不勤諸侯而獨與宋偕也不一江黄羸者聞風而就中國以盟得宋公與同事焉足矣奚用控大扶小羣焉敝敝於道塗乎夫春秋之褒貶徵於詳略緣陵之城凫之盟皆以畧示貶若晉悼三駕功足尚者則均此友邦一年之中再序而不厭誠若胡氏所言與是譏也則當詳紀以著其盛而何畧耶夫齊桓之服江黄江黄自服耳管仲且欲卻之矣使以結江黄為譏則其譏

也不亦陋乎討楚不患無辭勝楚不患無與蕞爾小
國初不足恃為重輕囁嚅呴嫗求助於叛楚之弱鄰
力不足而亦怯於楚楚且自笑其無能矣劉裕之伐
姚泓也拒拓拔氏而姚泓滅氣奪之也蜀漢恃吴之
敗曹休而陳倉之出無功吴人恃諸葛誕之抗司馬
昭而淮上之軍幾覆梁武納侯景以攻魏而幾亡寶
建德結王世充以勝唐而速斃宋之以金攻遼以元
攻金皆此故智也齊而恃江黄以謀楚八國之師其

殲乎桓公之服江黄也以睦道柏亦遠人來而不容
不綏之也豈度德不堪量力不如而求助於區區之
小國乎桓公未嘗亟於是謀而又奚善之云
許男新臣卒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葢病夫以一
偏之識論人生死之際安危之幾者也君薨必於正
寢豈徒以自尊而圖安哉正其死者所以重社稷而
授嗣君也有時而躬莅戎行有進無退以祖宗付託

之身死於境外而不恤則惟成敗決於呼吸身輕而社稷為重也漢高帝扶疾以擊陳豨帝不出豨不破幸而得反不幸而道崩可矣若夫進非獨任夫勤王匡天下之責退無見迫於危國亡師之禍而輕以其身殉於原野外有乘約之懼內有窺伺之防不能憑几顧命以消釁隙負芻亂曹趙高亡秦皆此由也而可不為寒心哉賓賓然從諸侯之後忘死以聽人之鞭弭即無他虞亦不可謂之知生而知死矣陘亭之

師八國皆與江黄外應蕞爾者許何當於勝敗之大乃新臣之卒胡氏不許其歸即正寢而以不知命責之不已過歟禮稱出疆載椑人臣之為君父慮者憂危病之起於旦夕恐終之不慎也非謂出則雖死而不可歸也士大夫之仕也年老疾篤則以乞骸歸骨為禮非是者貪而無厭者矣此義不明則將有忘身而狥利禄者非大人之能權則小人之昧義矣可不辨哉若穀梁曰何為不地内桓師也惡有因伐楚之

善而竟以普天率土為其域中乎

盟于召陵

召陵之績大矣傳春秋者達聖人之旨而重許之無異辭焉而穀梁氏曰桓之得志於楚為已僅矣豈非以膠舟之罪不伸包茅之貢不速方城漢水之對不孫乎揚雄氏之言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明於時之義者可與論古今之功罪而責人也不至於無已夫桓公之時何時也平桓以後周之不能為天

下君久矣楚有先王之怨且僭號以相淩奪惠王嬖其庶孽且謂鄭曰吾撫汝以從楚桓所戴之君如此矣作賓如宋而不王矣懿親惟鄭而射王肩矣受命以得國如晉而曰吾豈無衣七矣魯其宗國而求賻求車不求而不應矣桓所與共事之友邦又如此矣楚地廣兵强憑冥阨之塞以亢中國在殷高宗伐之三年而易稱其憊則卻屈完之請牽率八百尾合之諸侯上無天子之寵靈以未經血戰之軌里踸踔於

方城漢水之間能保其不為泓之傷殽邲之捬指乎直斥其僭號之罪以臨之豈患無名而彼業已愕然自大於其臣民甫一加兵而即削號必不可得之數也漢文帝之詔尉陀也不問其南粤武帝之妄世祖之喻公孫述也猶假以公孫皇帝之稱席極盛之時有必勝之勢且弗迫責之以一朝况齊桓之時無可為者乎晉文大勝之於城濮而楚旋受衛侯之逋晉悼制勝於蕭魚而楚旋修吳宋之怨屈完受盟楚兵不

敢窺申息者終其世桓公已没猶曰無忘桓公之德

桓之得志如是而亦可止矣而猶曰僅也何哉三苗

來格尉陀稱臣桓之德固未足以及此而亦時之未

可也夬之九三遇雨而不能速決愠而不咎非褊衷

者之所知也

晉人執虞公

襃貶者王道之權衡也兩美互形而咸獎兩惡各出

而並誅弗或任意而偏岀之此之謂大公虞公貪賂

以滅親其為晉前驅之日罪惡已盈雖不亡而固不赦春秋冠於晉師之上定為首惡而虞之罪已嚴矣及其抱璧牽馬而俘於晉身為臣僕宗社丘墟自嗟何及而召禍在昔至於此而可哀矣於是而一字之誅在晉不在虞矣首造滅虢之謀而利其國者晉也下陽之役以誅虞故而晉幾逸罰非逸晉也有執虞之刑書在後則略晉而專罪於虞可耳晉之滅虢窮兵以饜之强大吞并之習未嘗有深姦巨慝也至舉

虞而姦乃深慝乃巨將為覆載之所不容何也人莫憯於語笑達其心而轉盼易其故當其假道之日辭婉矣貌恭矣連兵以出病相恤而功相讓矣此時之順以下虞者心與貌不可自問也虢已亡師已旋虞之愚方恃成勞以固兄弟之好一旦猝起而係累其君以輕移其國今與昔不可自問也均是一人而旦暮不能自保均是一身而心口不能自知楚之於蔡般秦之於楚懷皆是物也變詐興廉恥喪則孱人不

能敵奸人之慧弱國不能勝敵國之黠金之與元幸宋愚而與合兵以滅遼金旋反戈而相向聖人於是愁之甚懼之甚特書曰晉人執虞公賤詞也公貴稱也以至賤加至貴假虞之愚以君子之稱而窮晉之姦以匹夫之辭大義炳然矣矜虞而後誅晉蓋特筆也三傳皆舍晉而罪虞愚者一貶再貶國亡身辱而猶不敎其辜姦者略無所懲滅人兩國而終佚於罰此蓋任意而偏出之非賞罰大公之權衡也

鄭伯乞盟

公羊曰處其所而請與盖酌之也穀梁酌作汋義同謂酌所歃之血使受於國中也其義迂矣乞者鄭乞之非彼乞而酌以强之齊乞之矣鄭伯前此之逃歸已得罪於諸侯玆敢梏然自大安處其所而致諸侯之汋何鄭之强而齊之弱也二傳之疑此者以其不列鄭於盟而繫於後耳繫於後者盟事畢而鄭始至哀祈復盟而齊固不與之復盟其後也懷貳心焉非

若袁僑之偶不及事而晉聽大夫之覆與盟也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公穀皆曰季姬使鄫子請已胡氏因之左氏則曰中絶也以情理推之左氏得之矣處子未字越境遇人而使請婚唯垝垣之淫俗有之他不及見然亦蚩蚩之氓來即之謀非往而就之也魯之去鄫也數百里季姬烏從知鄫子而欲嫁之如其知也則又不待遇而後使求良媒蕞爾小國之君得婚大國豈不夙夜

以請而必季姬使之哉魯秉周禮豈僖公之暱愛以蔑大倫如是之酷哉故知奪婚𢌿絕季姬不欲而使朝魯以請復為情理之固然也即此而僖公之無道亦見矣以女適人而責其無禮怒人無禮而止其婚禽獸之道也即此而鄫子之不自强亦見矣不以禮事大國而逢其責聽命於婦人而亟為請亡道也故詳書於策以交譏之

震夷伯之廟

公羊曰夷伯季氏之孚也於時季友始執政而未擅命其陪臣為之孚者下士之未命者爾惡得有廟而又以謚稱之故左氏以為展氏之祖是已乃左氏又曰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則非也展氏之祖無駭也無駭之慝豈過於公子翬而天獨譴之春秋紀其卒而無貶辭何待廟震而始加之罪若以為子孫有慝而震其廟春秋因災罪之則僖公之時柳下惠方崇其和介之德而何弗佑其先耶陽氣緼於地下

而必達於地上其奮出也則為雷霆出無擇地當其所發而室宇人物受其擊則若此之震廟是已既出於地觸空中少陽之氣相麗而為火則宮室林木為之灼爍傳所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是也其為震為災也天無心而無擇非揀有慝者而震之災之而由其所召則乖氣致沴不祥者嬰之由其固然則天之所災不祥將集故君子恐懼修省以思過而弭其患能然者聖人之所嘉予也不能然者聖人之所警戒

也豈遇災而加之以罪乎然則書此以謹天災為魯戒也為夷伯之子孫戒也左氏殆流俗之論歟

葬齊桓公

觀於桓公之甍諸侯競尋兵於齊而置其殯於弗恤知高子存魯之說為不然矣以大義而言則立孝公為負恩救無虧為報德以桓公之遺志而言則伐無虧為懷恵而欲撫其孤拒孝公為乘亂以自逞其志是故衛從宋以伐齊木瓜之志感非虛也魯偕狄以救

齊鹿門之謳思非實也子般之弑僖公已長矣齊與
為婚姻者再世而方伯中國以令諸侯舍僖立閔利
其幼而思圖其國仲子高子交馳於道路以窺伺而
思乘之僖公既立雖屈於勢而不得不從之征伐而
豈嘗旦夕忘其夙怨哉桓公死五子爭夫今而後得
反之也援其所不欲立以拒其所欲立使其國分裂
紛爭殯宮無主六十七日而後斂十有七月而後葬
魯人之志惬矣皆桓公昔所持魯使爭之故智也嗚

呼以術制人者授人以術而制巳司馬懿相國九錫之謀曹操之巳迹也蘇子瞻烏臺詩案之禍章惇之覆轍也而胡氏曰功利之在人淺矣夫桓亦何功於魯而魯蒙其利哉互相助亂而巳

衛人伐邢

左氏之誣非一其不足以壞世教亂治理者姑可弗辨衛旱而伐邢之師興偶而得雨左氏遂取甯莊子之言信以為然而著之於篇逆天則害教賊民則亂

治弗辨焉不可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求之理而不差黷之事而屢驗黷武以召災必矣未聞佳兵以致祥者也天之道大矣非人之所能與也遇災而懼則有緩刑舍禁弛力薄征之事以拯民之饑饉流亡而蘇之然而因此以得雨亦未可必也師興則盡其死力多其芻粟之征重其節制之禁嚴其戮社之罰助天為虐天所弗佑而曰可以致雨將誰欺欺天乎衛之欲并邢也處心積慮非一日矣使因旱而悔禍猶

有瘳焉而佞臣不恤民之疾苦逞邪説以快其志不折其非而顧傳之後世且信以為已事之驗其害豈淺鮮哉周之頌武王曰綏萬邦屢豐年言屢者伐商之前年數登而民數足故興師而不勞也甯莊子之言曰周饑伐殷而屢豐誣經以益其妄殆漢人讖緯之濫觴歟

西宮災

榖梁以西宮為閔公之廟不言新宮者不繼禰不言

閔公非踈之展轉而為之辯其實非也宗廟在公宮之東太祖東向昭北而面南穆南而面北西則廟門在焉閔公安得居西若據公宮而言則右為社稷非宗廟之所是以知穀梁之說非也公羊以為小寢近是矣然宮者環羣室之墻也小寢在路寢之後與路寢合為一宮亦不得稱西宮西宮其別宮歟古之侯國雖不若後世天子宮室之盛如西内南内之制然亦自可有別宮為燕游之所傳公羊者又謂楚女不

得為嫡怨思而致災則誣甚矣僖公娶於楚無明文

齊為楚媵先至而奪嫡說尤不經一女子爭寵之微

亦閨閫之褻事何容致陰陽之變記西宮之災志災

也知其為離宮知其為災而已矣若此類廢傳可也

公伐邾取須句

胡氏言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初受兵而國未有

危亡之勢但能救而即善之則國已亡君已走聲滅

國者之罪復取其土地人民而授之使保其祀其為

善也不尤大乎須句之取左氏以為禮非溢美矣胡氏顧以不請王命為貶將他救鄰邦者皆請命而行乎如其均是不請則因功之大小為善之深淺何獨於救已亡之國而責之苛也須句為成風之母家因責之曰為母報怨私也恤鄰之義不得因母而伸豈因母而反不得伸乎即以母言渭陽之情亦君子之所許天倫之黨有三非塗之人也宗社丘墟國君播越而拯之於危亡未嘗有專封之事夫豈不可而必

愬然棄之曾不如孺子入井之動其怵惕又豈可哉不請命而興師通春秋之世之公罪也因事以為善惡非一切之法所專施於一事精義以辨得失詎執一而可乎如曰宋公被辱於蠻荊舍其大而存其小未為知務猶之可也而胡氏未之及也雖然須句之禍急矣不能待中原之無事而始及之也

天王出居于鄭

汰哉左氏之以禮許人也天王在鄭鄭之君臣省視

官具而後聽其私政禮之末節也昔者寤生之逆射中王肩而旋使勞王此其故智也夫鄭始違王命以入滑而致狄人之難狄之禍鄭為之悔過自艾急起而興勤王之師庶可以免如曰國小力微則奔告大國而身為前驅豈其坐視瑣尾於氾水之上僅修芻糧器物之文而曰禮止於是乎襄王怒鄭而用狄狄人迫之而又奔鄭為恥多矣鄭之庇官具也故目笑王而姑以安之者傲之也自周無出而書出胡氏以

為貶王之不能家天下其義一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鄭不勤王而自外於周室則言出而鄭非中國之鄭亦見焉他日秦晉與河上之師鄭無隻輪之扈從鄭之心路人知之矣紾兄之臂而以揖謝焉以是為禮宜老莊之流以禮為忠信之薄也而禮豈其然哉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威福者天下之公義也非乘權者飾喜飾怒之具也亦非任事者避恩避怨之途也義之所不可廢錫之

福以綏之即庇其親暱而不以為諱晉文之急於救宋雖為贈馬之主人君子不以為私於所好義之所必伸施之威以懲之則怨在睚眦而固不可容晉文之問罪於曹衛雖有觀脅與塊之夙忿君子不以為偏於所惡而胡氏之以此譏晉侯過矣宋之圖伯而敗也楚乘之而威加於上國冠帶之君翕然聽命而獨於曹衛乎有誅此疑晉侯為報怨之私所自來也乃察其情之所自離與審乎勢之所必爭則執大義

者固不容避小嫌而姑緩二國之討也以其情而言之魯有齊難不得已而乞師陳蔡鄭許則道與楚鄰而力不足與相抗從之姑以緩禍耳曹在山東衛在河北隔以大河而東連齊西連晉南有宋以為之捍蔽國又未有警焉聞風遙附甘為之下而與講昏媾其去順從逆之情王者所不赦也以勢言之楚雖得陳蔡鄭許而交連南國未足及乎大河以北則乘河山之險下臨荆豫而固有憚也曹衛導之以中貫於

北方亘南北以壓衰周三川歸其懷袖矣曹衛而外所與楚者魯耳而魯為周之宗邦圖伯者投鼠忌器而不容先致難焉且魯所資以交楚者曹衛為之居間故曹衛受兵而公子買之首蚤已為謝罪之資故討曹衛者擊蛇而擊其項之道也則晉之於二國也有恩而不得恤有難而不得避務狥長者之名以逸黨惡之罰私也非公也矜虛名而隳實義也晉文能忍於寺人披里鳧須而豈悁悁修怨者哉原田之歌

舍舊而不以為媿知成大事者之不屑屑於壺觴豆肉間矣曹被圍而猶尸晉之門者于城上衛已破而猶南投於荆蠻二國之决於從楚如此其堅其可覘文匿武以致之乎再書晉侯大其功也録楚人之救以見衛之固合於楚而楚亟於爭衛也即經文觀之義自見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春秋之殺大夫未有書其殺之由者於魯則公子牙

之今將公子偃之謀篡罪可以書而略之則知不卒戍之文非魯人以為公子買之罪案而經因録之也言不卒戍者紀戍衛之事耳魯之君臣自畏晉而不卒戍因刺公子買以著魯之迹若悔過而實謀國之陋也俄而戍之俄而撤之既遣戍之又從而殺之尚足以有國而君人哉而魯始終以此為趨利避害之良謀宗國若此聖人之所傷也齊桓死伯勢衰而亟於背齊齊孝之位既定三受侵伐而急於投楚以抗

齊楚會於衛晉兵始出而未卜其勝敗則急於援衛以媚楚申叔去申子玉之孤軍有覆敗之形則急於叛衛以求好於晉兵之出入無恒將之禍福莫必在廷之謀臣四顧觀望而無定情終春秋之世始而齊中而楚繼而晉又倏而楚未幾而又依於吳終走於越為人役者一人役而已矣旦役一人馬夕役一人馬僕隸之所恥而魯之無恒以不自競也亦至斯乎燕丹血氣之勇耳然且不忍背樊於期而為之淚下

宋函韓侂胄之首以謝過於金人而終弱以亡魯之改圖從晉雖較從楚為正乎而恥心蕩然矣書戍衛者決於戍也書不卒戍者決於不卒也方言戍衛旋言不卒戍者著其反覆之速也書刺之者著其忍也楚不討其不卒者敗而力不及也晉不討其戍者忌伐魯之名而姑容之也皆幸而免爾若云殺一大夫而兩易其詞以欺二國楚之狡晉文之智曾是而可欺乎

晉侯宋師齊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

晉實率三國以與楚戰楚得臣實違命狂逞而致敗經之所書皆紀實也楚兵在宋衛之交晉未嘗伐楚而問罪胡氏曰宜有美詞稱揚其績將何以施之美詞耶晉侯之意在敗楚以抑其橫昭然無所匿乃曰誅其意也以中國禦蠻荊此意非不善也而又何誅焉三代之文畧見於詩書者有巵之征南巢之放崇密之伐孟津之會未嘗知其用兵之何若也而要於

不敗譎詐而廢謀宋襄之自取殄殪而已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然則王者之師豈無謀而但鼓以進乎原田之誦伏盬之夢晉文未嘗不有懼心焉懼則必謀攜其黨激其怒退舍以驕之曳柴以誘之皆謀也意自有征伐以來無不以此為尚而況中國之於蠻荆高宗克之而已憊宣王征之而不服乃可實實然使宋襄之後復有宋襄乎若曰奚不若齊桓陘亭之次也則猶不審於時之論也齊桓經營天下

二十餘年而後有事於楚北剿山戎以保燕西卻狄以存邢衛威振天下而叩楚之門庭以問其罪所恃者不可敗矣晉文反國未久内難初平年已遲暮不容姑待魯衛之釁未平齊秦之交未固雍容整暇以臨楚人心且懈而事去矣當桓之世楚顧新立其勢未張踰黽阨以窺中原者甫及於鄭而未能得志也從之者蔡耳迨及宋襄兩辱齊緡受圍曹衛踰河而納欵魯遂服而代戍所僅存未下者宋而已矣得臣

驕横乘屢勝之威修詞而固不服坐守而益其勢與之按律以周旋而狄馬者且挾詐以制已乃欲效陘亭之故智萬不可得之數也宋襄無謀而致敗傳譏之矣晉文又以有謀而貶無謀不可有謀不可唯有割地請和稱臣納欵而後可耶謝玄淝水之戰誘苻融以卻師詐之也劉錡順昌之捷抗烏珠而請戰激之也晉宋之所以僅存也胡氏當汪黄誤國之餘猶以志戰為晉罪將無為秦檜之先聲乎子曰晉文公

譎而不正致王之狩而以諸侯見避難以出而間以里平納從子之妻而固結秦好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倫皆市心之謂也非城濮之好謀而成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之誅士伯曰是晉再克而楚再敗蓋幸其亡者素也前此者楚雖横暴而其為毒也至鄭蔡而止得臣秉政遂深入而有滅宋之志宋亡則中裂天下而東諸侯皆其所并包城濮敗得臣戮而毀家紓難之

相反而思固其圉中國得以息肩無荆尸之禍者二十餘年皆得臣授首之效也春秋特書其無罪而即誅於城濮之後志天之悔禍而幸中國之蒙安也兩敵相持有道者勝故姜維急戰魏之利也羊祜静守吳之憂也而所患於悍敵者異是拓拔兩臨江而無能為宋齊難完顏氏敗張浚於符離而不能為南宋傷其不慮勝而狂驕無忌者正無可如何者也犬之猘也噬人則死而馴者不然子文雖賢晉可自賀曰

莫予毒也王猛不死苻堅無入寇之師得臣之强忿無謀所以生憂晉侯而其死為幸是猘犬之斃也春秋者聖人之典晉人幸之而能不為之幸乎胡氏猶若惜其死而以責楚之輕戮非大義矣況乎違命喪師本法所不貸也哉

天王狩于河陽

黍離降為國風而春秋作所以維繫宗周昭一王之統也故凡僭王擅命者皆貶斥之以著其罪至於倒

逆已極壞萬古綱常之大有目所不忍見耳所不忍
聞口所不忍言筆所不忍書者則寧隱其罪而以全
名義於已亡之餘則天王狩于河陽是已習聞習見
之惡狎焉不知其非不明著其罪惡悖者以為固然
也罕見罕聞之逆日言之而開後世亂臣賊子以效
尤之端直録其事無忌憚者且曰古之人嘗有之矣
而何不可踵之以與也略其罪而若為之矜全豈以
矜全權臣而諒其志哉所爭者萬世之綱常非一事

之順逆也故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聖人之情非褊衷以行誅賞者之所測也晉文之不肯朝而召王以挾之以令諸侯也其情有二倔强自尊而不屑乘卿車紲偏駕肉袒待罪於䨥扆之前是桓溫至建業而不入見之驕横也其假滛威以受諸侯之職貢而專制之使周失其君天下之尊又懼夫歌黍離悲下泉之忠臣志士或有起而問其罪者而不敢入則曹操汗流浹背不復入朝之隱慝也顧非天子無以

令諸侯展轉以思兩全之計而王果欣然命駕下就之而不敢違其譎也正後世之所謂姦也創自有君臣以來未有之事而開萬世逆天脅主之源聖人重傷焉為周諱也而豈為晉原也哉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若效夏禹塗山之會成王岐山之蒐者然王自狩也諸侯自朝也而晉弗與焉以奪權姦之柄還之天子非聖人莫能修春秋此之謂與左氏曰明德啖氏曰忠胡氏曰順之三説者將無為逆臣之姦狡勸乎

猶三望

立一家之言者始末必相類而後使讀者知所適從況傳聖人經世之大典乎胡氏之傳春秋參差而不類者有矣而無如三望之自相背戾也謂天子有四望魯殺其禮而三公羊氏之說也望者望其方而祀殺其一東西南北何殺而可乎望則已僭矣三不可減其僭之罪此其為失也明甚謂泰山在魯之封內魯所得祭餘三為僭故去泰山而言之朱長文之說

也較為近之然使魯本四望而春秋以其一非僭而謂之三則季氏八佾四佾其所得用而可云舞四佾乎盖望者遠望而祭之周公定祀典以雒邑為中四望皆王畿之外故天子遥望而躬祀事泰山在魯封内魯即山而旅祭焉故不復與於望祀之列其實然也非春秋之以得祀故而畧之也折衷於長文之說而不究其實惑亂於公羊之言而不知其謬始末異說讀者將何所折衷甚矣立言之不易也

文公

秦人伐晉

左氏曰遂伯西戎用孟明也舉人之周用人之壹也

夫穆公聽子桑而終用孟明以尋兵於不已而可謂之賢乎秦竊西周之故地據山河之險地沃民强據穴自固東諸侯莫能致難所難者獨晉爾若其西扼諸戎而為之雄長初非競於晉而後可以收戎舍西不圖而東窺鄭以與晉爭其不為諸戎之乘虛而襲

者幸耳孟明既敗於殽復敗於彭衙四國之師叩關

而問罪忿之不懲復為濟河焚舟之舉亡國之道也

以霸西戎為此役之成績豈理也哉再敗之師白骨

蔽野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東望而悲號者渭水南山

為之震動復率子遺之子弟為必死之計求逞不遂

僅以一抔土揜久寒之骨戎而有知目笑而心非之

久矣曾是而遂足以霸乎君子謂秦穆之為君也悔

過之吝也任人之誠也孟明之為臣也其逞欲也不

知懼也子桑之不忠也植私人也祇長亂也詩云不用其良覆俾我悖秦穆之謂也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孟明之謂也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子桑之謂也閉關而僅為之渠長中國諸侯恥與會盟秦之伯惡足比數於桓文哉秦穆戎也楚莊蠻也宋襄俘也列之五伯傳者之訛也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韋與桓文而為五趙氏之説韙矣宜乎胡氏謂為怨懟之師而備責之也乃及晉伐秦而遽許之王事若舉嬴政

之暴竊天位而歸功於穆公抑又何也書存文侯之命見天子之慶賞無其實而僅有其文也存秦誓見諸侯之修政用賢有其言而非其心也猶詩之變風以傷王道之絕於天下而胡氏曰聖賢誥命不越此矣不亦過乎

雨螽于宋

雨螽于宋異也而魯書之公羊曰為王者之後記異也周崇三恪之封其爵命禮樂有異焉耳至於慶弔

之邦交則與諸侯齒而不殊王者之後社巳屋矣有異而不繫於天下之安危異何足記哉公羊之言此以春秋外災唯宋為詳水災隕石六鷁退飛皆備記之外此則齊災書四國之災同日甚異而一書陳災則因叔弓往見而書故公羊有疑焉而曰為王者之後記之而非然也蓋災而以告禮也而諸侯諱而不以告者多矣宋修天子之事守而用殷禮殷道尚鬼而慎於災湯之旱大戊之拱桑高宗之雉雊先王之

餘澤施及後世故災必告而魯史因得備書之螽而言雨死螽也螽為災而死則瑞宋其以為瑞而告之矣於是而知瑞之在德不在物也宋於是時屢挫於楚死傷未復嗣君無道庶孽懷姦弑逆之禍伏而且發何德以承天休則螽死而雨或偶一有之小人獻諛闇主自矜施施然以告之鄰國有識者笑其妄也久矣後世賊臣懷死蝗以入告且請表賀未幾而飛蝗蔽天殆此類與春秋存而弗削以為後世誣天罔

人以自取喪亡者之戒非徒記異而已也

逆婦姜于齊

婦姜之迎四傳之說各異而穀梁為允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貴戚之卿納幣而微者往迎何前恭而後倨事之所無也公羊曰娶乎大夫者略之娶乎大夫而納幣何以須卿且諸侯而下娶禮所不禁宋嘗娶乎季孫矣春秋弗譏下娶與下嫁一也宋蕩氏齊高國之娶公女未嘗略而何獨略此胡氏曰禫制未終

思念娶事方逆而已成乎婦原其意而誅之有補於名教之說也然方喪圖昏已譏於納幣矣迎在三年之外豈念舊惡而重貶之且稱婦者責姜氏之辭也不孝在公而非姜氏之不順又何誅焉於是而知穀梁禮成乎齊之說得之矣不書公諱也以是為大惡故諱之也齊魯昏媾之事黷亂久矣一亂於莊再亂於文魯不以為惡齊不以為恥故哀姜出姜終不允於魯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亂此義行而後世風俗

之壞士大夫納壻於室亂昏嫁之大義以趨苟簡家其可以昌乎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天王不能正嫡妾使歸含賵成之為夫人其悖天道也固然而猶不僅此也列國有喪天子之使臨之禮也而十二公之至者闕如若夫人則未有及焉者獨於成風則榮叔亟行召伯繼至何也列國之不知有王久矣喪或不告告或以微者而王亦簡略以應之

盖諸侯視王命無足為重輕任其厚薄而無所望惟
風氏以妾亂嫡而母家式微無大國之援以增其寵
雖致之為夫人而友邦視之蔑如也乃假宗周之命
以示榮王且幸其借已為重而已亦重乘其急而市
之過所望以悅之施施然曰列侯之夫人待我而成
也吾固為天下之共主也其憊如此猶足以承天而
王天下乎仲子之後曠百年而一見自是之後雖敬
嬴之逆不復借王靈以亂嫡魯且玩王為終無足重

輕而王益賛立於人上矣削天之號聖人之所重傷也左氏且以為禮何禮乎公穀以兼之為非禮黷已甚矣尚欲其含一使而賵又一使耶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節之初九曰不出户庭無咎而夫子示密道焉節之為卦坎險也澤所以載水而不洩也渉乎險則不容不密以謹之於未行之先故寺人貂漏師於多魚而知齊霸之衰若用人行政議之於廷而行之先王設

外朝以詢於衆君博訪之臣昌言之非可屏人私語秘謀而遽於行者也唐虞之疇咨禹臯豈忌共驩哉陽處父爲晉太傅才趙盾而抑狐射姑公言之衆聽之君乃斷之夫豈不可即令襄公訪於處父而處父以正告亦何所畏忌而不可颺之於衆曰此處父之以詔寡人者也射姑之驕狠怙亂即其後事觀之民衆不説處父之言允矣是不可使爲上卿而任軍將之重處父即不幸而禍及乎身亦人臣捐軀報國之

當然者晉襄卒太子幼襄夫人保孤不給射姑逞其
戕賊刃發於不及知之地亦如李師道之刺武元衡
憲宗不任其咎若必使附耳囁嚅陰為謀而陽若不
與則且開後世留身陳乞之私中旨斜封之弊而其
臣沾沾畏禍全軀保妻子之情長進賢退不肖之心
餒以是為免禍之圖抑且有周顗殺賊取印之言卒
以自殞其命君臣之際烏容有此婢妾之忠效於房
闥者乎春秋書晉殺而不歸刑於射姑者射姑以私

怨乘君甍國危之際賊殺大臣國賊也國賊而縱之晉無刑矣趙盾當國德處父而不能明勅國法且聽史駢送其帑而逸之非盾之德怨不明也新得政而姑以市人心也逮後位已固權已操先克一獄五大夫駢首就戮盾之為福為威惟已意而蔑刑典始末昭然矣稱國者君臣同責之辭也穀梁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小人之術非君子事君之道胡氏祖其説而引易以責其不密何以垂訓於後世乎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穀梁之好異也有身横九畆眉見於軾之説駭人爲已甚天地之間何所不有然偶一有之則怪也非並生之類也怪或出於荒遠人所不至之地而曰兄弟三人一在齊一在晉一在魯夫惡知其為兄弟而近居之三國何所居何所食又何能一朝容在人間耶古之為畆也廣十步徑十步九畆為地九十步五百九十丈軾之髙四尺耳身長五百餘丈而首僅四尺

乎富父終甥之戈又幾何長而得摏其喉耶胡氏據

劉原父之說而以為非長狄然使即名長狄亦偶其

國之人較人而差長耳猶赤狄白狄之非赤如朱而

白如玉也敗者與戰而敗之若如穀梁之說得臣又

能以七尺之軀輕與之敵哉

秦伯使術來聘

秦術之來略其姓氏其說有二諸侯之大夫生而賜

氏俾世其卿春秋之中葉齊晉魯衛之亂政若其始

則無駭挾溺柔皆猶秦術之不氏或秦無賜氏之世卿而傳言西乞術非其賜姓未可知也或術之來聘將結魯以伐晉文公事晉方謹躬親執玉者三大夫執幣者五而晉無一介之使報之秦間晉之不親魯而來乃魯終畏晉辭玉而不答其使因輕術而略之史不録其姓氏未可知也乃傳曰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國以吴楚例而削其使之氏此惡秦已甚之辭耳秦豈介于戎者哉其地則周西京之故地

其民則文武周召化行俗美之遺民也聲名文物夫
豈盡湮况遠慕禮教其修禮於魯越千餘里以親魯
而曰徼福於周公魯公豈有倔强倨侮如吴楚之自
王而索好冠者魯自畏晉而不與之親其曲在魯而
傳者何惡之已甚耶所惡於秦者廢井田急耕戰竄
山川志兼并之孝公也尤惡於秦者剷滅宗周蠶食
六國罷侯置守焚書坑儒以驪山阿房役民而死之
呂政也若穆康之世安於西陲無狡焉之志襄王出

奔且戮力以勤王室其與晉為難則三置其君而三背之曲在晉而不在秦魯自黨晉以拒秦而春秋何惡焉後世以數百年之後無道之呂氏歸惡於嬴氏之先君而絶之聖人雖曰前知而豈以遼遠不可知之興亡豫斥絶其先人乎傳者之已甚也滕朝桓而累及後世終春秋而子之越勾踐僭王而累及先代未稱王而先王之皆此類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治外者先自内内不勝而欲令行乎外雖以義而不
勝而非義者者弗論已春秋以大國令小國不從者有
二皆特筆以紀之晉納捷菑曰弗克納魯平邾莒曰
魯人不肯皆義之絀勢之窮也合八國以謀之率八
百乘以臨之抑豈不知捷菑之少待邾人之辭而後
知焉故穀梁曰何知之晚也夫晉豈但以義詘而輟
哉邾人曰齊出貜且長曰長者秉義以為名曰齊出
挾齊以為勢也晉之霸三世矣何畏乎齊與大師而

荼然以逞若是其不自振者何也靈公之立非盾志也襄夫人迫以義而姑屈也君非其所欲立而終踣乎其上靈公之芒刺在背趙盾之辛螫在心謀盡於國中而志揺於閫外捷菑有請姑以是酬之而身在郫郊心營故絳又何敢取怨於齊以自重其患哉故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君少而卿有異心此役盖不在諸侯之明驗也趙鞅以憂荀范而屈志於吳劉裕以忌鎮惡而棄秦於夏秦檜以憚岳韓而北面於

僉皆此志也曰弗克納其神疑氣沮心亂力窮之情形著矣胡氏以乘墉弗克之義稱之盾睽也非同也載鬼一車而非乘墉求同也君子豈以其辭之似順而為所欺哉

宋司馬華孫來盟

臣子之於尊親揚其美不揚其惡禮之所不敢實心之所不忍也華督弒殤公子孫欲弭其惡而末由矣華耦其裔孫使誠惻然媿其先之為大逆則辭位屏

居以滅其迹可也褚淵之子賁所以辭爵而不仕乎齊也奮立志節以蓋其愆可也沈充之子勁所以求死於敵而報晉也至於名在諸侯之策擯之而不能則有耳不忍聞目不忍見口不忍言者乃言之不怍據為口實以自鳴其遜順耦於是絶無生人之理而心喪久矣魯人以為敏魯豈復有人哉經書華孫所以著其為華督之孫醜之也而左氏曰貴之奚貴乎篡弑之苗裔辱先之子姓乎

公四不視朔

三傳皆以為疾胡氏據經斷傳辨其無疾夫無疾則信然矣無疾而言有疾傳亦必有所傳聞焉蓋文公託疾而或遂以為疾文公何為而稱疾哉一視朔耳非不可勝之勞也端冕搢圭月僅一至於廟崇墨而畢事文公雖怠何至冐不祥之名於月吉而不恤臣民之笑耶此蓋有故存焉夫魯自隱公以來得位之安未有如公者也乘僖公戴伯之餘託齊晉之蔭國

不見兵者二十餘年公一試之於郑而事亦速已優游卒歲自謂人無如已何也迨及末年商人懷忮以相甚一再加兵而忿猶未息公於是時内無兵食之可恃外則趙盾之志不在諸侯而無以相援無足與齊抗者乃使行父以乞盟非不欲躬涖盤敦以釋齊之怒也而兵衛寡弱恐齊之衷甲以見脅將有往而不歸之憂商人曰請侯君閒則公畏惡之情齊已洞知之矣不得已而令於國曰吾疾也朔且不能視而

固弗能出疆也展轉趨避自以爲避咎之謀嗚呼其憊至此尚足以立國而免四鄰之侮乎及仲遂之賂既入郪丘之盟已定再踰月而公乃起不知前此之託疾以求免於齊復何面目以謝天下齊人且益挾以相陵師期之戒幸不及秋不然殆矣宗國之恥聖人之所重閔也書曰四不視朔非但譏其怠者也

毀泉臺

世室屋壞屋自壞也毀泉臺人毀之也臺非旦夕之

可毀也文公之怠棄國政壞且不修而敝敝焉役人以毀先君之臺乎故左氏蛇自宮出如先君之數聲姜薨而泉臺毀其說是也災祥之至人召之匪天也生死之數理之自然匪災也邪妄之說興流俗之所自靡國家有此其不祥也彌甚文公之為君臧辰之為相不徵於人而徵於鬼祀爰居崇虛器莫非妄也夏父弗忌且白晝而見鬼矣乃至畢魯公以來奕葉之尊親而蛇之聲姜既髦死亦其恒乃以歸咎於先君

之螿其愚若是其狂若是其誣親不孝如是妖妄興流俗相競於傳譌抑孰知其獲罪於天公未幾而即死於臺下哉教衰民僻上下交狂於是而有詛咒厭勝之術於是而有相宅相墓之説死喪偶然譌言紛起乃令生者無安居死者無安骨君子之所必誅而不赦者也胡氏曰暴揚其室有輕先祖之心則終驪山之役修華清之遊者而可以為孝乎春秋所譏在此而不在彼明矣

春秋四傳質卷上